

武汉文史资料文库

WUHAN

# 武汉文史资料文库

WENSHI ZILIAO WENKU

## 第七卷

(历史人物)

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# 武漢文史資料文庫

WUHAN WENSHI ZILIAO WENKU

## 第七卷

(历史人物)

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张之洞生平述闻 .....                | 张达驥 (1)      |
| 清廷最后一任湖广总督瑞澂 .....           | 严昌洪 (17)     |
| 汤化龙的政治活动及其思想 .....           | 刘道铿 (20)     |
| 悼念先父傅慈祥烈士 .....              | 傅光培 (37)     |
|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.....               | 黎绍基 (43)     |
| 吴禄贞与辛亥革命 .....               | 吴忠亚 (61)     |
| 湖北军政府总监察刘公 .....             | 严昌洪 (90)     |
| “开国元勋”蒋翊武 .....              | 锁焕庭 胡 进 (93) |
| 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 .....          | 熊 辉 (95)     |
| 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 ... 吴祖芬 吴祖芳 吴祖荫 | (103)        |
| 我所知道的孙武 .....                | 杨 铎 (106)    |
| 力主坚守武昌的张振武 .....             | 陈正华 (111)    |
| 抗击清军的战时总司令黄兴 .....           | 严昌洪 (113)    |
| 祸鄂八年的北洋军阀王占元 .....           | 蒋雁南 (116)    |
| 萧耀南的一生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李懋东 (122)    |
| 陈嘉謨其人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李懋东 (134)    |
| 我所知道的刘玉春 .....               | 袁润之 (138)    |
| 吴佩孚在武汉及其成败 .....             | 吴自强 (142)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我的老师邓演达先生 .....         | 吴忠亚 (157)     |
| 李书城生平 .....             | 李耕一 (170)     |
| 追忆先祖孔庚 .....            | 孔庆东 (186)     |
| 我所接触的何成濬 .....          | 喻育之 (195)     |
| 我所熟悉的张知本 .....          | 杨玉清 (205)     |
| 夏斗寅的一生 .....            | 郑桓武 (219)     |
| 政学系核心人物杨永泰 .....        | 汪正本 (230)     |
| 我的上司陈诚 .....            | 郭大风 (233)     |
| 张笃伦及其家人 .....           | 贺觉非 (253)     |
| 万耀煌琐记 .....             | 郑昌琳 (262)     |
| 忆起义将领朱鼎卿 .....          | 卢明哲 (267)     |
| 我的丈夫刘文岛 .....           | 陆继劭 (274)     |
| “书生”市长万声扬及其一家 .....     | 万澄中 (283)     |
| 潘宜之——效忠桂系的汉口市长 .....    | 范 确 (286)     |
| 贪污溃堤被撤职的市长何葆华 .....     | 何树松 王延杰 (288) |
| 吴国桢生平漫记 .....           | 许有成 (290)     |
| 抗战胜利后的汉口市长徐会之 .....     | 华 楠 (314)     |
| 汉口市最后一任市长晏勋甫 .....      | 陆炳熊 (316)     |
| 武昌市第一任市长杨锦昱 .....       | 张学伟 (324)     |
| 解放前夕的武昌市长蒋铭 .....       | 李修鲁 (326)     |
| 董老早期在武汉的革命活动片断 .....    | 余义明 (329)     |
| 陈潭秋烈士在武汉 .....          | 吴自强 (341)     |
| 回忆李汉俊在武汉的生活片断 .....     | 李文宜 (351)     |
| 我国“工运”主要领导人之一——项英 ..... | 武史文 (359)     |
| “二七”大罢工领袖林祥谦 .....      | 孙楚勋 (364)     |
| 劳工律师施洋 .....            | 孙楚勋 周慧芳 (367) |
| 忆革命英烈萧楚女 .....          | 刘子谷 (370)     |

- 陈昌浩——革命军事家、著作家 ..... 范 青 (385)
- 司法院院长居正 ..... 吴自强 叶素珍 (393)
- “湖北三怪”之一的张难先 ..... 郑桓武 (395)
- 湖北“怪杰”石瑛 ..... 许郢昭 (405)
- 记严重——立三先生 ..... 谈 瀛 (427)
- 忠于国共合作的人——我的丈夫李范一 ..... 吴 瑛 (439)
- 职业外交家郭泰祺 ..... 胡 进 (455)
- 著名爱国人士杨经曲 ..... 树 新 (457)
- 回忆艾毓英 ..... 吴先铭 (464)
- 记先父华煜卿的几件事 ..... 华楚珩 (473)
- 抗日殉国的郝梦龄、刘家麒将军 ..... 郝慧英 黄文涛 (483)
- 尽忠报国的张自忠将军 ..... 南山涛 (486)
- 徐源泉其人 ..... 阳玄桦 (494)
- 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 ..... 徐怨宇 (501)
- 华中“剿总”总司令白崇禧 ..... 程思远 (504)
- 教育家、国家主义派余家菊 ..... 彭光明 (521)
- 青年党党魁陈启天 ..... 彭光明 (523)
- 日伪湖北省长何佩瑢 ..... 程 华 (525)
- 汪伪湖北省长杨揆一 ..... 程 华 (527)
- 大汉奸叶蓬 ..... 蓝恕轩 (529)
- 日伪武汉市长张仁蠡 ..... 程 华 (546)
- 汪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 ..... 程 华 (552)

## 张之洞生平述闻

张达骥\*

张之洞生于清代末叶，起家翰苑，久任疆臣。自所经历大事，举其要者言之，如太平天国军兴灭、戊戌政变、甲午中日战争、庚子义和团事变、广东各地革命运动等等。正是清廷政权日趋衰亡时代，张之洞侧身清流，自居为柱石之臣。在内则遇事敢言，多所论列；在外则兴办实业，主持新政。以为如此可挽救清廷于危亡。直至病危始向其门人陈仁先垂涕而道：“清运已尽，生平所行之策，举无以裨补于大局，真可谓自行其是，执志不回者。”语系梁鼎芬与陈仁先论之洞之言。我为之洞族孙，于其生平政治举措，私人行谊，所闻之于先辈者，比较翔实，率多清史稿及各家记载所未及。论者说：“之洞一身之存亡，系清廷之安危”。诚属过誉而夸大之辞。但之洞之一生历史，与清廷对内之新政、变法，对外之军事、外交，实有不少关系。特记述所闻，提供研究近代史学者参考。舛误之处，所不能免，尚有待于知者之纠正。

### 一、家庭出身

张之洞，字孝达，号香涛，50岁后号无竞居士，又有壶公、挽冰之别号。直隶（河北省）南皮县人。祖籍山西省洪洞县。明代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，明成祖（朱棣）建都北京，京畿地广人稀，

---

\* 作者系张之洞族孙。

由山西移民以充实畿辅。之洞之始祖张本，乃自山西洪洞被移居于灤县，（按：灤县后废，其地即今通县之张家湾）本子立，立子端（官巡检），始由灤县迁居于当时之直隶省天津府南皮县，居于南门内路东，是为东门张氏，端子淮，之洞与其族兄之万皆淮之后。之洞出于淮之第四子裔，之万出于淮之第五子裔。皆本之十五世孙（之万长于之洞 27 岁），由淮九传至之洞之祖廷琛、父睽。睽字又甫，号春潭，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庙村，清嘉庆十八年（1813 年），中举大挑后，分发贵州以知县用。初任安化知县，受知于云贵总督吴文镠，旋升兴义府知府，晋贵西道銜。之洞母朱氏，于清道光十七年（1837 年）生之洞于兴义府署中。

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 年），之洞 14 岁，由贵州回南皮原籍应县考入学（秀才）。咸丰二年（1852 年）之洞 16 岁，应顺天乡试，中试第一名举人（解元），咸丰六年（1856 年），之洞 20 岁，父镠因云贵总督吴文镠去职后，继任总督向其索贿，力无以应，遭怨，遇事排挤，以忧愤致疾死。之洞奔丧贵州，扶柩回籍安葬守制，23 岁服除。将赴北京会试，以族兄之万为同考官，循例回避不得应试。同治元年（1862 年）之万奉差河南查办事件，临行之时，陛见慈禧太后请训，慈禧询问说：你的弟弟之洞颇负才名，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？之万奏陈回避之故，慈禧点头。同治二年（1863 年）二月之洞入京，三月会试，因廷试对策不中程式，阅卷大臣抑置之于二甲之末。惟总裁大学士宝鋆大加赏识，认为文章颇不寻常，并知去年慈禧曾询问之万。乃力排众议，将之洞名次抬置于二甲第一。试卷进呈慈禧，慈禧特拔之为一甲第三名（探花）。引见后授职为翰林院编修。之洞由此声誉大起，回翔翰苑。自同治六年至光绪七年的 16 年之间，历充浙江乡试副主考、四川学政，差满入京，补左春坊中允、司经局洗马、翰林院侍读、右春坊右庶子，兼日讲起居注官、左春坊左庶子、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等职。

## 二、“清流党”的“牛角”

之洞之所以能清除美秩，官位日崇，表面上固然是由于他的文章声誉所致，实际上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尽力栽培提携，才能扶摇直上，稳步青云。李鸿藻与张之万在汉大臣中，是当时慈禧宠眷优渥最为信任的人。李、张同官至好，祸福宠辱息息相关。鸿藻为了之万的关系，对于之洞提拔自然是惟力是视，遇事照顾。之洞则遇事敢言，为鸿藻的喉舌，感激知遇更不待说。鸿藻在同治光绪间有“清流党魁”之目，之洞为其中坚人物。当时南人嫉视“清流党”者嘲笑说：“清流党”，是青牛党（谐声）。张之洞与张佩纶为李抨击异己，动辄触人，是为牛角；王懿荣博学多闻，是为牛腹；刘恩溥好拜客，为之广通声气，是为牛足；黄体芳、陈宝琛以江南人而附此党，是为牛尾；宝廷狎妓好色，是为牛鞭；张华奎怂恿盛昱奏劾全枢，清流党徒因之解体，是为青牛背上的跳蚤；其余朝中翰詹科道党于李者，皆为牛毛。之洞在朝中言事，敢于弹劾抨击，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参奏崇厚一案。当时李鸿藻丁忧回籍，尚未返京，军机大臣沈桂芬、董恂主持枢政。派遣左都御史崇厚赴俄京订议和约，授以全权。之洞在崇厚尚未出国之前，曾代张佩纶拟稿上奏，请敕崇厚先赴新疆观察形势，再行赴俄。奏上发交军机处，沈桂芬抑置不理，即命崇厚赴俄。崇厚为人糊涂，受了俄国人的威胁愚弄，订立了辱国丧权的条件十八项而返国。鸿藻起后，授意之洞参奏崇厚。（以李不愿直接参劾沈、董。沈亦清流党，从此分裂为南北两派。而南人乃有青牛党之说，以鄙薄北人。）之洞上奏说：“崇厚对俄所订条约，万不可行。但如改议，俄必生事。议如不改，辱国丧权，应急修武备而缓立约，并治崇厚以应得之罪。”慈禧见奏甚为嘉纳，召见之洞面询应付方策，并饬之洞随时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备咨询外交事宜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清廷宣布崇厚辱国丧权，擅订条约的罪

状，定以“斩监候的罪刑”。又派曾纪泽（曾国藩之子）赴俄京订约。将崇厚所订之约修改了七项，却添上了偿还俄国银币四百万元一款。曾纪泽还奏请赦免崇厚的罪刑，慈禧当即照准。而之洞却因此案得罪了许多枢臣权贵。李鸿藻恐怕之洞久任京职，受人倾陷。乃在慈禧前密保其老成练达，堪任疆寄。于本年十一月间，外放之洞为山西巡抚，在职三年。

### 三、抗法卫国
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法国占据中国属国越南，桂军、滇军赴越应援，着着失败。法国海军侵入中国台湾、福建沿海一带，情形急迫。是时张之万为军机大臣，言于醇王（奕譞）密保之洞调升两广总督，防御边疆，主持对法越军事事宜。奏闻慈禧，慈禧也认为之洞可以担当封疆重任。当时清廷对于和战的策略还没有决定，之洞到两广总督任后，与原来留在广东督师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及前任总督张树森会见，协商保卫疆土的策略。划分广东省水防为三路：前路为虎门，由彭玉麟率水师提督方耀及湘军将领提督衔娄永庆、王永章等部队驻守；黄埔为中路，由张树森督率淮军将领提督衔吴宏洛、蔡金章等部队驻守；鱼珠为后路，由之洞督率湘军总兵王孝祺、邓安邦、陶定升等部队驻守，广东巡抚倪文蔚、广东将军长善分担守城责任，以上为水防。其陆地防御，分为东西两路，两路分别由副都统尚昌懋、安泰所率旗兵部队担任。之洞划分防地职守之后，军事粗定。之洞又以琼州、潮州、海南一带防务空虚，且当地黎族与汉族不睦，素来多事，并应急为筹办防卫事宜，以免法军侵入，因外患而起内忧。巡抚倪文蔚甚以之洞此举为不然，与之洞遇事牴牾，动加掣肘。是年六月，法军进攻台湾基隆，之洞电请朝中迅速决定战守大计，法军攻福建马尾，张佩纶在福建督师失利。八月，法军攻陷台湾基隆，有进攻琼州的意图。之洞上奏陈说：“欲牵制法军，必先助越南，

助越南则以重用久居越南之刘永福为上计。并请派现在乞假在闽之吏部主事唐景崧募兵回营出关，与刘永福所部合军御敌。由粤筹助饷银及军械以充实力，必能有功。”得旨允行。于是之洞多方设法筹措出大批的饷械，源源不绝地援助永福及景崧军。同时亦尽力援助台湾。张树森因劳瘁致疾死于军中。彭玉麟亦患病甚重。至此抗法援越，保卫海疆之军事责任乃集中于之洞一人之身。之洞奏派前广东提督冯子材募兵十八营率之入越；派总兵王孝祺率所部八营援越，以增强原来在越作战的广西、云南部队的力量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清军在谅山大败，法军又攻镇南关，广西提督杨玉科战死，所部溃散。冯子材督率王孝祺、王德榜等部队反攻，大败法军于镇南关，追出关外数十里，随即进军收复谅山及长庆等处。正当大获全胜，法军着着失败之际，全权大臣李鸿章受了驻在广东的总税务司赫德的邪谋蛊惑（赫德系英人而为法人的间谍），认为中国决无力量抵抗法国，立刻停战议和，而与法国订立条约，将越南的主权让与法国，命中国军队撤回。之洞奏陈说：“停战议和，尚无不可，但撤兵则决不可，撤回边界尤其不可。”奉到严旨，说：“立即撤兵，倘有违延，必予严惩。”之洞无法抗拒，长叹流涕向梁鼎芬说：“庸臣误国，一至于此。”又说：“赫德不去，是我国的大害。”此时梁鼎芬掌端溪书院，参与帷幄运筹事宜。之洞从此更为痛恨赫德，对于李鸿章亦有隐憾。

#### 四、平定海南

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之洞在粤，以对法越军事及海防等兵费，开支庞大，收入不敷。借用洋款将近1000万两，无力归还。之洞为筹款计，乃开办赌捐，征收费用以资弥补。赌捐收入最巨者，为白鸽票赌、闹姓赌、花会赌等三种。报请清廷核准，清廷交付部议，户部认为抽取赌捐，有失国家体统。以部令命其停止征收，予以严禁。之洞密函张之万，请其设法疏通将部令推迟半



大学专科之外，又办起许多中学、师范、小学（仅省城就有60所）、工艺学校以及配合训练新军的武备、将弁、陆军中、小学。

为进一步培养高等人才，先后选送了数百名优秀学生分赴英、法、德、日公费留学深造。

练兵、修路，之洞最为关切。他说：“列强急欲分噬，不待我矣，要政甚多，俱恐赶办不及，惟练兵与修路两事是救死事，或可做到弱而不死四字。”1897年下令分五年淘汰旧防勇。1904年建新军两镇，接收知识青年入伍，以张彪、黎元洪为统制，按全国统一编制，分为第八镇与二十一混成协后，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在彰德、太湖两次秋操中，均列全国第一。

经过与李鸿章集团的长期争夺，修建卢（沟桥）汉（口）铁路的计划优先得到批准。1896年，之洞派员勘查涿口至信阳段，又派员勘查随州至郑州段比较线，是年破土动工，连年苦心经营，其间虽调署两江，仍遥领其事，又遭八国联军的干扰，终于1903年建成通车，从此一线通南北，横连长江，武汉成为中国中部交通枢纽。

振兴农业，兴修水利。三镇举办高等农业学堂，改良品种，发展牧业。特别是为保卫武汉这座四面环水城，1899年开始在武昌修建南北两座大堤总长80里，涸出民田官地30万亩，1904年修建汉口后湖长堤34里（即“张公堤”），涸出低洼地10多万亩。

之洞在湖北的新政，涉及方方面面，成效卓著。

## 七、甲午战起调两江

光绪二十年，甲午（1894年）中日战端已肇，清廷以之洞在广东时与法军开战，主持军事，应付裕如。特调之洞署两江总督，兼江宁将军，主持防守两江军务。之洞筹款七百余万两购买枪炮，补充长江水师各军备战。又调广东提督冯子材率部来江南，负防守吴淞口一带重责。加强沿江各炮台的军事实力，于海州、泰州

等处口岸，亦派兵扼守防敌。并奏请借用外国巨款购买军舰，重建海军，奏上留中未办。又修建宝沙、狮子山等地炮台。江防粗定，而中、日和议已成。由李鸿章代表清廷签约赔款而外，谕令之洞仍回湖广总督本任。

## 八、戊戌政变前后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戊戌政变，八月，慈禧听政，幽禁光绪帝（载湉）于瀛台。捕杀杨锐、谭嗣同等六人，康有为、梁启超逃往海外，大臣中颇有株连者。杨锐系之洞督学四川时所取之门生，之洞曾保荐其材可用。湖南巡抚陈宝箴亦保荐杨锐，陈竟因此获咎革职（陈之子三立，亦为新党），之洞未遭牵连，实则之洞与康有为曾经晤面两次，有为之弟子梁启超亦为之洞所钟爱。之洞对于变法固亦同情，康有为在上海创办“强学会”，并办有报刊名《强学报》，为变法及其学说作宣传。通过梁启超的关系，推之洞为强学会会长，得其同意，并允每月接济银3000两以充经费。不料之洞看见其出版第一期之报纸，以孔子降生后若干年为纪年，并无光绪某年字样，为之大惊，派人向有为说：“经费可以帮忙，但决不担任会长的名义。”未久，风声渐紧，之洞又借经费困难无法筹措，而与康、梁断绝了关系。在此以前，之洞曾著有《强学篇》，提倡变法。至此大加修改，易名《劝学篇》，其内容以忠君爱国，遵经守道为说教。隐示新政之不可行，法不可变之意。精缮成册进呈慈禧御览，用以表示其反对变法之态度。慈禧因之洞系她一手由举人而拔置探花栽培起来的，宠任素专，平日对之洞毫无怀疑，阅毕称善，并降谕准予刊行，颁发各省。当时颇亦有人在慈禧前说之洞与康党有关系者，慈禧置之不问，见了《劝学篇》，意更释然。

## 九、襄赞溥仪即位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之洞奉旨入京，以体仁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管理学部。次年十月，光绪帝及慈禧皆歿。立醇亲王（载沣）之子溥仪为皇帝，载沣为摄政王。之洞议加“监国”二字于摄政王称号之上。所有登极大典礼节折单，皆由之洞所主持施行。之洞所以要加“监国”二字于上的意思，是因为前代没有摄政王的称号。

## 十、与同僚的关系

（一）交恶倪文蔚、彭玉麟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之洞因广东巡抚倪文蔚所提拔任用的属僚，办事多无能力，且贪婪急躁，相习成风。之洞择其声名狼藉，最不称职者列疏参劾，罢免了若干人。文蔚无法袒护，对之洞仇怨加深。文蔚性情迂缓，处理公务每多遗忘谬误，与之洞之果断精明，任事强干的作风迥不相侔。之洞认为与文蔚无法共事，非排去之不能有为。

彭玉麟在广东督办军务，湖南亲友前来投靠者甚多，都是属于湘军系统的一般人物。玉麟无法安排他们的职位，就向总督、巡抚前说项推荐，力求予以位置。之洞对于这位镇压太平天国立有大功于朝廷的勋臣名将，不得不竭力敷衍，因之大感苦恼。

之洞曾写信给他的族兄之万说：“看云林（指倪文蔚）面，愈看愈劣。其为人性情昏昧，今日所见之人，明日即已不识。早起所办之事，过午即已茫然。”又说：“看尺木（指彭玉麟）面，乍看似佳，久之乃知系庸本，市井小人，奸诈取巧。专袒同乡，附和云林。要差要缺，几欲皆湘人而后已。”之洞对于倪、彭的批评，清廷枢要颇有同情，遂为慈禧所闻知。加以玉麟重臣宿将，督办军务，毫无建树，亦甚使清廷失望，自此宠眷遂衰，不能说不是受之洞的影响所致。玉麟罢了官后，寓居西湖，遨游烟水间，以

宋代韩世忠自居。其 60 岁生日，清廷并未循照待遇大臣之例赐寿。宠眷之衰，即此可证。其乡人王壬秋（名闾运）来访，见其自比韩世忠，撰联以赠说：“花草旧多情，居士心闲来放鹤；湖山行处好，圣朝恩重莫骑驴。”王壬秋素性好挑拨生事，此联是讽刺彭玉麟，意思是说：你虽然自认以为劳苦功高，但清廷并不曾重视你。和宋代之重视韩世忠相比，却远不如呢。彭阅之甚为怏怏不悦，自此不谈国是，对清廷抱有怨望。

（二）隐护文廷式。文廷式（字芸阁），江西萍乡人，曾经教授过光绪帝之宠妃珍妃读书，珍妃之父任广东将军，聘廷式为西席，于署中教其子女。廷式在北京会试，珍妃向光绪帝称赞其学识博通，有经世之才略。因此廷式得到光绪帝之赏识，拔置鼎甲。光绪十六年，庚寅（1890 年）大考翰詹科道时，张之万为总裁。光绪帝面谕之万取廷式第一。之万奏陈廷式卷中某句诗出韵，光绪帝不理，之万只好将其名列第一。廷式与珍妃宫中太监闻海交结甚密，有金兰之契。外间官吏有所求谋，通过廷式与闻海的关系，请托珍妃，珍妃向光绪帝一言，事无不成，珍妃因此颇干政事。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 年）御史杨崇伊劾奏廷式交结内监，有玷官箴。廷式获到严谴，革职勒令出京，廷式回归原籍萍乡家居。他时常乘船到武昌去访梁鼎芬，有时也谒见张之洞。慈禧有密谕寄张之洞说：“据报文廷式前来湖北，勾结匪类，图谋不轨，着该督即行查拿，就地正法。”此事甚奇，不知慈禧何从而知廷式来武昌会见之洞，疑其或有不轨图谋，而欲杀之？但之洞并未遵行，而使廷式逸去，廷式乃亡命日本。因之洞颇喜廷式之才，曾向其侄榛代（字子厚）说：“文廷式颇似宋代之张孝祥（按：孝祥字于湖，宋代词人，亦以结官中内援而获状元）。当其被罪时，我有一诗记感，题为张孝祥，诗说：‘射策高科命意差，金杯劝酒颤宫花，斜阳烟雨伤心后，仅得词场一作家。’”（按：诗首句是说廷式依赖珍妃之力取得鼎甲之为非计。二句是说廷式与珍妃的关系。三句是取宋

代辛稼轩所作《摸鱼儿》词隐刺宋高宗之“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”句意，以感慨光绪帝之不当权，珍妃被废后，廷式永无复官再用的希望。四句是说廷式此生功名俱休，仅能作一个词人而已。）看出之洞对于廷式，虽然是认为他品格不足取，而人才沦落，还是抱有同情的。这正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同类中无行文人每加曲谅，一种通常的心理表现。

（三）赏识梁鼎芬、樊增祥。梁鼎芬曾经参劾过李鸿章，李甚怨梁。梁在京任职时，因为性情乖张，与人共事甚难协调。惟之洞对梁颇加青睐，在广东使掌端溪书院，到湖北又使之掌两湖书院。梁嗜食鱼翅，之洞每招客宴会，必另具鱼翅一大盘与梁，观其食时饕餮之状以为笑乐。之洞的族孙张懿绵亦在幕府，进言说：“四太爷（称之洞）如此重用梁节庵，必为李鸿章所不满，且闻京中权要亦多不满于梁。”之洞说：“节庵乃盘根错节之人，中怀郁愤，故其为人能沉着而有毅力，譬之于诗，必穷而后能工，我之所以对他抱有期望者，正在于此。至于李之满意与否，非我所问也。”梁对张亦感恩甚至，之洞歿后，梁偕端方由京到南皮后，由双庙村发引赴墓地，一路大哭，令其低声，说：“你如此嚎啕大叫，孝子们哭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”梁仍不稍敛。当在京开吊时，梁已有挽联，到南皮下车后，梁又作挽联说：“老臣白发，痛矣骑箕，整顿乾坤事粗了；满眼苍生，凄然流涕，徘徊门馆我如何？”送殡后又到之洞老宅徘徊不去，以实践其联中徘徊门馆之语，行动如同演剧一般。端方拖其上车始行。此后每由北京坐火车南下，车过南皮时，必问人到南皮境否？人告以到，肃然起座，面东向敬立，以示默祷。又问人出南皮境否？人告以出，始坐下。晚年在北京，每逢月之十五日，必到之洞祠中行礼。随即往访张权（字君立，之洞长子），向之借贷，权亦甚贫，时常为梁当衣物银币10元或20元以付梁。梁谒光绪陵，取松枝若干以归，以一把赠给张权，说：“你如果没有钱用，可以此物向满人亲贵家要钱，可操左

券。”张付之一笑。

除梁鼎芬之外，之洞所赏识之弟子，还有樊增祥（字云门，号樊山，湖北恩施人），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，之洞为内阁学士时，湖广总督李瀚章、湖北巡抚彭祖贤曾聘请之洞为湖北通志局总纂。之洞辞不就，而转荐樊增祥以自代，增祥此时正丁忧在籍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之洞70岁生辰，增祥为撰骈体文，全篇二千余言，由电报拍发，分数日始毕，文中有这样四句说：“不嘉其谋事之智，而责其事成之迟。不谅其生财之难，而责其用财之易。”意思是说之洞任封疆数十年中，所办实业新政，请款或报销，动辄驳斥留难。正道破了之洞一生的心事。之洞阅毕不觉拍案大赞说：“云门真是可人。”光绪末叶，报纸及新书中，多沿用日本新名词，之洞最为痛恶。有一个翰林官奉派出国，见之洞辞行，说：“到国外见到的情形，随时向中堂作报告。”连说两句，之洞不理，以为没有听见，又说了一句。之洞说：“我不愿听这亡国之音。”又有某官是之洞门生，也是出差外国，往见之洞，之洞问他何日启程？他说：“办完了出国的手续就走。”之洞说：“以后不要用这‘新名词’。”某官笑说：“新名词”三个字也是“新名词”。增祥在寿文中说：“如有佳句，不舍鸡舌而亦香。尽出新词，不食马肝为知味。”即指此事，亦为之洞所赞赏。陈曾寿称他为“俊辩”。

（四）反对曾国藩入文庙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之洞由湖北入都陛见，奉旨会同总理学务大臣张百熙、荣庆商订京师大学堂章程，并厘定各省学堂章程事宜。荣庆说：“明代的顾亭林、王夫之、黄宗羲等均已入祀文庙，再就是本朝的曾文正（国藩），也应该入祀文庙。奏请施行。”之洞说：“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曾办天津教案，杀了18个老百姓，以媚法人，这等行为，我看人武庙尤且不可，何况文庙。”荣庆本拟和之洞商议，得其同意后，奏请此事。经之洞这一反对，荣庆也就从此搁置，不再提起。